

水墨插图版

返城年代

|下|

梁晓声 /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返城年代

|下|

梁晓声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返城年代 / 梁晓声著; 李赵名绘.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6.1

(梁晓声知青小说精品系列: 水墨插图版)

ISBN 978-7-5153-3997-9

I. ①返… II. ①梁…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96752号

策 划: 李师东

责任编辑: 万玉云

书籍设计: 瞿中华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 址: www.cyp.com.cn

营 销 部: 010-57350364

媒体运营: 010-57350395

编 辑 部: 010-57350405

雄狮书店: 010-57350370

印 刷: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1000 1/16

印 张: 57.75

图 幅: 25

字 数: 760千字

版 次: 2016年1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6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 1—4000

定 价: 96.00元(上下册)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57350337



梁晓声知青小说精品系列 | 水墨插图版 |

李赵名 绘

梁晓声

原名梁绍生，1949 年生于哈尔滨市建筑工人家庭，祖籍山东荣成——父亲少年时跟随乡亲们“闯关东”，后来在哈尔滨市成家。

梁晓声初中毕业于哈尔滨市二十九中学，适逢“文革”，不能继续升学也不能就业；两年后又逢“上山下乡”运动，成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名“兵团知青”，先后做过知青班长、连队小学老师、团报道员、木材加工厂抬木工。

1974 年，梁晓声被木材加工厂推荐，成为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1977 年，梁晓声从复旦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先后任剧本编辑、编剧；1988 年，梁晓声调入当年的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2002 年，梁晓声调入北京语言大学，任中文系教授至今。

到目前为止，梁晓声创作各种题材的文学作品 2300 多万字，由青岛出版社结集为 50 卷的《梁晓声文集》——现已出版长篇部分 20 卷。

梁晓声在短篇、中篇、长篇小说创作方面获奖多多，不少作品被改编为电影或电视剧，并有不少作品被译成外文；梁晓声亦发表了大量散文、杂文、随笔、社会时评，同样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与反响。

梁晓声是中国当代作家中当之无愧的多面手，“常青树”。自上世纪 80 年代初始，他的许多作品非但没有被边缘化，反而更加以其鲜明的人文性和对时代的思考性越来越成为无法被忘却的文学经典……

李赵名

1955 年生于重庆。现为四川美术学院影视动画系副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其作品《小二郎》被中国美术馆收藏，《暮归》入选第六届全国美术展览，《孝景本记》入选第八届全国美术展览并获四川省优秀作品奖，《龙舟竞技》入选 1997 中国艺术大展当代中国画展，《民俗风情组画》入选第十一届全国美术展览，《重庆言子》入选第十二届全国美术展览，《太阳出来照四方》获四川省“纪念反法西斯胜利 50 周年美展”一等奖。

出版说明

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如果缺失了“知青文学”，中国的文学现象是绝对不完整的文学现象；那样的文学现象将注定是令人遗憾的，也将是不可思议的。

而如果“知青文学”中缺失了梁晓声的北大荒兵团知青小说系列，那么几乎可以说缺失了极其厚重的一部分；同样将是令人遗憾的，不完整的。

梁晓声的北大荒兵团知青小说系列构成了“知青文学”中一道气势宏大、场面壮阔、人物众多、时间跨度很长、视域特别广袤的独特风景线。几乎每一部长篇作品都具有以上鲜明的特征，而组合一起则总体上更加具有“史诗性”的魅力。

梁晓声的北大荒兵团知青小说系列使“北大荒”三个字在国内更加广为人知，在国外具有了相当快的传播度；梁晓声的北大荒兵团知青小说系列使当年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以及“兵团知青”在文学词典中成为经久不衰的词汇；梁晓声的北大荒兵团知青小说系列既具史性的认识价值，亦具有诗性的欣赏价值——在当代题材的中国文学中，因而具有史性与诗性相结合的文学经典性。

难能可贵的是，梁晓声不但在他的北大荒兵团知青小说中刻画了众多“兵团知青”在特殊年代“是怎样的”，而且寄托了他叩问“人应该是怎样的”这一重要人文母题的理想。

而以上的叩问和理想应是中国当代文学长期的文学使命。

梁晓声的北大荒兵团知青小说系列，闪耀着令人无法不肃然对待的“人应该是怎样的”人性光芒、人格之美——这使他的北大荒兵团知青小说具有浓厚的人文色彩。

为此，我们约请多位知名画家为梁晓声的北大荒兵团知青小说系列配图，推出梁晓声知青小说精品系列的水墨插图版，计有长篇小说《雪城》《年轮》《知青》《返城年代》和中短篇小说集《今夜有暴风雪》等五种，以飨广大读者；同时，也希望能为馆藏和个人收藏爱好者们实现一次责无旁贷的热忱服务。

自序

我和我的那些“知青小说”

“知青小说”四字乃姑妄言之；从概念上说是模糊的——知青写的小说？写知青的小说？抑或曾是知情者写的知青小说？

莫衷一是。

何况，“知青”这一概念也多种多样。它曾是知青的当年青年仅有经历的共同点、类似点；在人品、家教、学业程度、文化影响以及心灵的善恶方面千差万别，不能同日而语。

古今中外没有什么统一的称谓能像相同的帽子一样——任何人戴在头上便都是同一种人了。

我曾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名知青。我笔下的所谓“北大荒知青小说”，大抵写的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当年又叫“兵团战士”。

军队编制、半军营化的集体生活方式以及管理方式、老战士们（他们曾是真正的兵，有的兵团干部还是经历过枪林弹雨考验的人）对知青们的军人作风的影响——诸种因素使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在当年与插队知青、农场知青总体“气质”上大为不同。

“气质”一词也是姑妄言之。

所以——当然的，我的“知青小说”中的知青们，也与别人笔下的“知青小说”之“气质”不同；这是由笔下知青人物们的不同所决定的。

如果我不曾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名知青，断不会写那么多“知青小说”。

起初我写“知青小说”，当然很受所谓“知青情结”的促使。

怎么会不那样呢？

但后来就不是了。

应该说，从《雪城》开始就不是了——那时我已十分明了，我笔下塑造的只不过是一批曾是知青、返城后人生几乎要从零开始的青年人。知青返城了，知青经历不论对他们的人生影响有多么深——他们，不，我们也不再是知青了。这是常识。

是的，自《雪城》后，我只不过在将笔下的知青人物视为具体的“人”来塑造，这后来一直是我对自己的要求。

某作家笔下的一个或一些工人，不代表“中国工人”；

某作家笔下的一个或一些农民，不代表“中国农民”；

同样，任何文学作品中的兵、学生、商人、干部，都不可能对“全体”具有公认之代表性。

反过来看就对了，就符合文学词典的本意了，即——作家们只不过在写是工人；是农民；是兵、学生、商人和干部的——“人”。

身份不是文学作品中“人”的主要特征；

文学作品中“人”的主要特征乃是由人性怎样、人品怎样、人对自己有无做人准则来决定的。

我笔下的许多知青人物寄托了我对人性、人品、人格的理想——若言理想主义，这才是我身为作家的理想主义，与其他什么“理想主义”风马牛不相及的。

在极特殊的年代，在人性很容易被扭曲的情况下，是青年的一些人，能在多大程度上守住做人底线，并在做人的底线上尽量提升自己的精神坐标和心灵标杆的层级——这才是我后来一再写“知青小说”的原因。

我将我的作品中表现没表现此点，一直当成我写得有价值或没价值的标准之一种。

绝不是唯一标准。但在我，也绝不是可有可无的标准。

这是理解我“知青小说”的一把钥匙。

现在我将它交给读者，相信许多读者读后会有如下感受——我爱书中的许多人物；原来做一个心灵中多一些真善美、少一些假丑恶的人是如此值得的事。

我相信许多人读过后，会乐于将我的书推荐给自己的儿女。

有谁不希望自己的儿女将来是受人尊敬的好人呢？

让做人的坏法似乎反而令人着迷的可恶现象见鬼去吧！

中国需要补上好人文化这一课。

2015年10月2日 北京

目录

001 _	第 十 六 章
024 _	第 十 七 章
053 _	第 十 八 章
078 _	第 十 九 章
126 _	第 二 十 章
154 _	第 二 十 一 章
175 _	第 二 十 二 章
199 _	第 二 十 三 章
224 _	第 二 十 四 章
272 _	第 二 十 五 章
295 _	第 二 十 六 章
320 _	第 二 十 七 章
342 _	第 二 十 八 章
380 _	第 二 十 九 章

第十六章

何家。静之默默将电视打开。那是一台十二吋黑白小电视，不知为什么，却调不出图像来。

几人的目光都望向电视，电视屏幕虽然一片雪花，却终于出了声音：“据我省气象台报道，我省地区，气温骤降。尤其黑河地区一带，普降大雪，交通中断，形成雪灾……”

傍晚时分，大雪纷飞，风声如嚎。一个小村子几乎被埋在雪中，只露房顶。在人家和人家之间，挖出一米多深的通道，像战壕。

两个人袖着手在通道中行走。

远处传来狼嚎声。

两个人大声喊着说话：

“这两天，怎么狼叫得起劲了？”

“饿的呗！逮不着吃的，想进村，又不敢！”

“知青一走，连队人少多了，连狼也放肆了，还要进村吃人咋的！”

“那可没准，得嘱咐女人孩子小心点儿！”

一幢屋子里聚着些男人，其中有林超然和张继红。林超然袄袖戴着黑纱。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在说话。他是从前的连长，现在的队长。

队长：“超然我就不介绍了。小何在连里当知青副指导员时，他常来。咱连里还常开玩笑，说他是咱连女婿……”

一个男人：“别咱连咱连的了。现在兵团又改成农场了，连队又叫生产队了，你也不是连长，是生产队长了……”

队长失落地：“是啊是啊，不说那些。”他看着张继红问，“你自我介绍一下吧……”

张继红：“我以前是三师十七团的，现在改成什么农场了我也不清楚……我和超然这次不请自到，是想借点儿肉，借点儿面……”

另一个男人：“借点儿？借点儿是借多少？”

听他的口吻，分明不怎么愿意。

张继红：“最好能让我俩带走百多斤猪肉，十来袋面粉。如果是精面粉更好……”

那男人：“还精面粉！”扭头对别人小声说，“听他话好像该他们的。”

张继红听到了，尴尬地看着林超然。

林超然干咳一声，歉意地：“我也知道，我们四十几万知青呼啦一走，北大荒又冷清了。说实在的，我也不好意思来。何况这里也不是我从前的连队，只不过是妻子从前的连队……”

门忽然开了，刚才在外边朝这里走来的两个男人进入。

其中一个一看到林超然就大呼小叫：“超然，想你呀！小何呢？没跟你一块儿来？”

队长向他指指自己袄袖……他这才发现林超然袄袖上戴着黑纱，愣住。

另一个已明白何凝之为什么没来了，扯他一下，和他一起坐下了。

林超然低了一会儿头，抬起头接着说：“凝之生前也很想大家。如果她还活着，肯定跟我一块儿回来……哈尔滨不少咱们兵团的返城知青还没找到工作。”看着张继红又说，“我俩在夏天里组织大家组装过旧自行车，还卖了点儿钱大家分分。但冬天一来，行不通了。所以，又组织大家包冻饺子卖，

希望春节前都能多少再分点儿钱……可你们也都知道的，在城市里，粮食是定量的，得凭购粮证买。肉得凭票，非年非节不发肉票。所以我们就想到了回来借……等我们以后混好了，加倍奉还……”

队长：“超然，你不说这话了行不？越说越外道了。北大荒是有人情味儿的地方。你俩那份儿返城的歉意，也不必一再表达了。兵团那十年里，有你们四十几万知青在，热闹，也确实多向国家交了许多粮。但年年亏损也是真的。亏就亏在你们四十几万知青每年的工资方面，那每年都是几个亿。对于国家，对于北大荒，你们返城了究竟是好是不好，那得两说着……”

后进来的一个男人打断了队长的话：“队长你也别哪壶不开提哪壶了！要说就说当下的事儿！超然，你们不就是需要面，需要肉吗？面我家不多了，但我上个月刚杀一口猪，你干脆带走半扇猪！凝之她曾经是我两个孩子的老师，冲哪方面我都不能小气！”

与他同时进屋的男人：“面我家有成袋的，一会儿你跟我回家扛去！”

又一个男人站起大声地：“那就都别瞎耽误工夫了！凡是家里有的，都回家扛出来往车上装吧！他俩不是说今晚不能住下吗？”

“成！”

“就这么办！”

“既然来了，那就不能叫你俩空手回去！”

“是啊。如果空手回去，那成个什么事儿！”

男人们七言八语说着，纷纷站起。

队长：“别急，别急，都别急嘛！”看着林超然和张继红又说，“非连夜走不可？”

林超然：“火车站那儿还有几名返城知青在等着，要赶明天早晨开往哈尔滨的那趟车，怕他们等急了。”

张继红：“再说哈尔滨也有些兵团的哥们儿在盼着我俩早点儿回去。我俩一离开，他们没主心骨了。”

队长：“好。不强留。那什么，多套两架爬犁，多去些人，负责安全送到火车站。这几天夜里闹狼，有猎枪的都带上！也多扎些火把带上！”

村口。三架爬犁蓄势待发。一架爬犁上装着东西，坐着林超然和张继红；另两架爬犁上坐着些搂抱猎枪的、持火把的男人。但火把都还没点上。

老人、女人、孩子们在相送。

队长：“都甭等我发话了，走啊！”

三架爬犁驶动了。

三架爬犁疾驶在雪原上。

“驾！驾！”之声及鞭声不绝于耳。

有人指着说：“看！看！他妈的有狼跟上来了！”

接着有人说：“一、二、三……六只！……那儿又一只，七只！……”

黑夜中，一双双绿眼睛分左右两边追上来。

狼嚎声。

爬犁上有人喊：“不让它们总追着！点上火把！”

于是每架爬犁上都燃起了火把；然而狼群还是跟着。一条条狼影从爬犁两边奔过。

男人们的咒骂声：

“妈的，怎么都不怕火了？”

“饿急了呗！”

“震慑震慑，给它们一枪！”

“别，看惊着马！”

但枪声已响……果然，有马受惊了；一架爬犁斜驶开去，并且没多远翻了。人在地上，火把也掉落了。

但见几条狼影向那三人扑去。

这边载人的爬犁上有谁大喊：“快捡起火把！”

那三人捡起了火把，威吓狼群。

这边车老板勒住了两匹马，爬犁上的四人跳下马车跑去解围，奔跑中有谁又放了一枪。

林超然和张继红坐的爬犁驶出了很远才勒住，车老板反身操起枪，瞄了瞄，放下了，担心地：“瞄不准，怕伤着人。”

张继红欲下爬犁，林超然拽住了他。

林超然：“你赤手空拳跑过去能起什么作用！”

他从车老板手中夺过猎枪，瞄准。

砰……

张继红：“好！撂倒一只！”

车老板：“给你子弹！”

林超然接过子弹，压上膛，又瞄准。

砰……

雪原上……剩下的绿眼睛停止不前了。

狼嚎声似乎有了种悲哀意味。

三架爬犁又行驶在雪原上，火把照亮男人们的脸。一场惊险之后，还都有些兴奋。

一架爬犁上有人问：“刚才谁开的枪那么有准头？两枪打死了两只狼，弹无虚发嘛！”

另一架爬犁上有人回答：“是林超然！”

其他男人议论：

“小子行啊，不愧在战备连待过！”

“光两张狼皮在哈尔滨就能卖不少钱！他可没白回来一趟，还发了一笔！”

“他说不要！让咱们卖了，把钱分分，算给各家孩子的过年礼钱啦！”